

中国 新文学大系

1937-1949
第十六集
戏剧卷二
陈白尘序
上海
文艺出版社

ZHONGGUO XINWENXUE DAXI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十六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21798

1221798

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 1937—1949

In 20 volumes

VOLUME XVI: DRAMAS—Part II

Preface by Chen Bai-che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90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 第十六集 戏剧卷二

陈白尘序

编辑：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（上海绍兴路 74 号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5.125 插页 6 字数 695,000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

ISBN 7-5321-0446-X/I·368 定价：14.60 元

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》编辑委员会

赵家璧(顾问) 丁景唐(顾问)

孙 颐 江曾培 余仁凯 周 天

范政浩 郝铭鉴 聂文辉* 倪墨炎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编选者

陈白尘 董 健 顾文勋 胡星亮

本卷责任编辑

聂文辉

封面设计

袁银昌

版式设计

蒋福海 王 敏

戏剧卷二

陈白尘序

目 录

一九四二年

屈原(五幕历史剧)	郭沫若	(3)	
归去来兮(五幕剧)	老 舍	(78)	
长夜行(四幕剧)	于 伶	(145)	
法西斯细菌(又名《第七号风球》,五幕六场剧)	夏 衍	(233)	
风雪夜归人(五幕剧)	吴祖光	(314)	
重庆二十四小时(三幕剧)	沈 浮	(430)	
把眼光放远一点(独幕剧)	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	胡丹沸执笔	(533)

一九四三年

抓壮丁(三幕剧)	集体创作	吴雪执笔	(561)
万世师表(四幕七景剧)	袁 俊	(607)	

一九四四年(上)

同志,你走错了路!(四幕剧) ...	姚仲明 陈波儿等集体创作	(727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九四二年

屈原

(五幕历史剧)

郭沫若

人物表

- 屈原——三闾大夫，年三十左右。
宋玉——屈原之弟子，年十八。
婵娟——屈原之侍女，年十六。
靳尚——上官大夫楚怀王之佞臣，年三十以往。
子兰——楚怀王之稚子，年十六七。
南后——郑袖，子兰之母，怀王宠姬，年三十以往。
楚怀王——年五十。
张仪——秦之丞相，连横家，年四十以往。
令尹子椒——昏庸老朽之佞臣，年六十左右。
招魂老人——年可六十左右。
阿汪——屈原之老阍人，年可六十左右。
阿黄——屈原之老灶下婢，年可五十余。
钩者河伯——年可三十左右。
老翁——年可五十左右。
卫士——仆夫，年可二十以往。
郑詹尹——太卜郑袖之父，年六十以往。

此外老姬、更夫各一人，女官、群众、卫士、歌舞及奏乐者各若干人。

时代 楚怀王十六年(西纪前三一三年)。

地点 楚国郢都。

第一幕

景 清晨的橘园。暮春天气，尚有若干残橘，剩在枝头。园后为篱栅，有门在正中偏右，门开放着，园外是一片田畴。左前别有园门一道通内室。园中右侧有凉亭一，离园地可高数段。亭之阶段正向左，阶上各陈兰草一盆。阶下置一竹帚。园中除橘树外，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。

[屈原年三十左右尚无须，着白色便衣，巾帻，由左门出场。左手执帛书一卷，在橘林中略作逍遥，时复攀弄金黄的橘子，闻其香韵。最后于不经意之间摘其一枚置于右手掌上把玩，徐徐步上亭阶，在阶之最上段坐下。一时把玩手中橘子闻其香韵，一时复举首四望，有间将橘置于阶上，展开帛书，乃用古体篆字所写之《橘颂》。字系红色，用朱写成。徐徐地放声朗诵。读时两手须一舒一卷。]

后皇嘉树，橘来服兮。

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

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

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

曾枝剡棘，圆果团兮。

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

精色内白，类任道兮。

纷缊宜脩，姱而不丑兮。

[读至此中缀置书膝上，复将橘子取置掌中把玩，闭目玩味其

香韵。终复张目，若有意若无意地将橘劈为两半，但并无啖食之意，仅只把玩吟味而已。

〔此时宋玉抱一小黄犬由外园门入，年可十八九，着短衣，头上挽两卷鬟。见屈原，即奔至其前。

宋玉 (立阶下)先生，你出来了。

屈原 啊，我正在寻你。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宋玉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，便抱着金猊(小犬名)到外边去跑了一趟回来。

屈原 那很好，你们年青人有起早的习惯，更能够时时把筋骨勤劳一下，是很好的事。(徐徐将两半橘子合而为一，一手握橘，一手执书，起立)我为你写了一首诗啦，我们到亭子上去坐坐吧。(步入亭中，就在后隅倚栏而坐，随手将橘子置于栏上。宋玉随上，立于左侧)把金猊交给我，你可念念我这首新诗。(将书卷授宋玉，宋玉亦将金猊递与其师，屈原置金猊于膝上，抚弄不置)

宋玉 (展开书卷前半，默念一次，举首回向屈原)先生，你这是在咏橘子啦。

屈原 是的，前半是这样，下半就不同了，你再读下去吧。

宋玉 (继续展读，发出声来)

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

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？

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

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。

闭心自慎，终不过失兮。

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

愿岁并谢，与长友兮。

淑离不淫，梗其有理兮。

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。

行比伯夷，置以为像兮。

(读罢有些惶恐，复十分喜悦)先生，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？

屈原 是的，是为你写的。

宋玉 我怎么敢当得起呢？

屈原 我希望你敢当得起。（以右手指园中橘树）你看那些橘子树吧，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！它们一点也不矜持，一点也不怯懦，一点也不懈怠，而且一点也不迁就。（稍停）是的，它们喜欢太阳，它们不怕霜雪。它们那碧绿的叶子，就跟翡翠一样，太阳光愈强愈使他们高兴，霜雪愈猛烈，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怒容。时候到了，便开花，那花是多么的香，多么的洁白呀。时候到了，便结实，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，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。由青而黄，由黄而红，而它们的内部——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，又纯粹而又清白呀。（随手持劈开了的橘子分示其内部）它们开了花，结了实，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吃，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。有人吃，它们并不叫苦，没有人吃，它们也不怨恨，完全是一片大公无私。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，丝毫也没有骨梗之气的吗？那你是错了。它们不是那样的。你先看它们的周身，那周身不是都有刺的吗？（又向橘树指示）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。它们是生长在这南方，也就爱这南方，你要迁移它们，是不容易的事。你不曾听见说过“橘逾淮而北，为枳”的话吗？橘子树迁过了淮水以北，即使还能够活下去，也结不出什么好的果实了。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。你看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？

宋玉 是的，经先生这一说，使我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。先生的意思是说：树木都能够这样，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这样吗？人是能够这样的。

屈原 是的，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。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，你年纪青青就晓得好学，也还专心，不怕就有好些糊涂的人要引诱你去跟着他们胡混，你也不大肯去，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。（稍停）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够像这橘子树一样，独立不倚，凛冽难犯。要虚心，不要作无益的贪求。要坚持，不要同乎流俗。要把你的志向拿定，而且要抱着一个光明磊落，大公无私的心怀，那你便不会有什么过失，而成

为顶天立地的男子了。(再停)你能够这样，我愿意永远和你做一个忘年的朋友。你能够这样，不怕你年纪还小，你也可以做一般人的师长的。(略停)不过也不要过分的矜持了，总要梗直而通情理。但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，你却要丝毫也不可苟且，不可迁就。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，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那样，就饿死也不要失节。我这些话你是明白的吧？

宋玉 是，我很明白。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地要学先生，先生的文章学问我要学，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也要学，不过先生的风度太高，我总是学不像呢。

屈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，也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低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我自己其实是很平凡的一个人，不过我想任何人生来怕都是一样的平凡吧，要想不平凡，那就要靠自己发奋。(稍停)我们最好要把自己的模范悬高一些；最好是把历史上成功了的人作为自己的模范，尽力去追赶他，或者甚至存心去超过他，那样不断的奋发，我想自己一定是可以有成就的。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，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：“舜何？人也。余何？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。”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。我们谁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，但他是什么呢？不是人吗？我又是什么呢？不也是人吗？他能够做到那样了不起的地步，我难道就做不到吗？做得到的，做得到的，凡事都在人为。水都还可以把石头滴穿，绳子都还可以把木头锯断呢，总要靠自己发奋，靠自己不断的发奋才行。

宋玉 先生的话我是要牢牢地记着的。不过我时常感觉到，要学习古人，苦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。古人已经和我们隔得太远，他的声音笑貌已经不能够恢复转来，我们要学他，应该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我时常在先生的身边，先生的声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，但我存心学先生，学先生，却丝毫也学不像呢。

屈原 (微笑)你要学我的声音笑貌做什么的？专学人的声音笑貌，岂不是个猴子？(起立在亭中徘徊)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古人的精神，是要学习那种不断奋发的精神。始终要鞭策着自己，总要存心成为

一个好人。(稍停)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一样平凡的，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还随着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东西。譬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争强斗狠，但是又爱贪懒好闲，在这儿便种下了堕落的种子啦。争强斗狠也并不就坏，认真说这倒是学好的动机。因为你要想比别人强，或是比最强的人更强，那你就应该拚命地努力，实际上做到比别人家更强的地步。要你的本领真正比人强，你才能比得过别人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

宋玉 是的，这是不成问题的。

屈原 但是问题却在这儿出来了。能强过别人是很高兴的事，但努力却又是苦的事体，因此便想来取巧，不是自己假充一个强者，虚张声势，便是更进一步去陷害别人，陷害比自己更强的人。这就是虚伪，这就是罪恶，这就是堕落。(声音一段提高之后，复放低下来)人的贪懒好闲的这种根性，便是自己随身带来的堕落的陷阱！我们先要尽量地把这种根性除掉，天天拔除它，时时拔除它，毫不容情的拔除它。能够这样，你的学问自然会进步，你的本领自然会强起来，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会健康了。你说，你苦于无从下手，其实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。(稍停)不过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学习，向我们身外的一切的一切学习。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，不仅身子是赤条条，便是心子也是赤条条，随身带来的一点好东西，就是——能够学习。我们能够学习，就靠着能够学习，使我们身心两方逐渐地充实了起来。可以学习的东西，四处都是。譬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橘子树(向树林指示)，不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吗？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，我也是时常把你当成先生的……

宋玉 (有些惶恐)先生，你这样说，我怎么受得起？

屈原 不，我不是在同你客气。凡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人都是我的先生。人在年青的时候，好胜的心强，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，因此年青人总是天真活泼，慷慨有为，没有多么大的私心。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。(复就座于亭栏上)就拿做诗来讲吧，我们的年纪大了，阅历一多了，诗便老了。在谋章布局上，在造句遣辞上，是堂皇了起来，但

在着想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上，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。这是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体。在这一点上，仿佛是年纪愈大了便愈糟糕。（稍停）所以我尽力的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，尽力的在想向那真纯、朴质的老百姓们学，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。这些话，我对你说过不仅一次，你应该记得的吧？

宋玉 我是时常记着的。

屈原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，太放肆了，失掉了雅颂的正声，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。我在尽量的学老百姓，学小孩子，当然会俗。我在尽量的打破那种雅颂之音，当然是放肆。那种雅颂之音，古古板板的四个字一句，四个字一句，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见了，就好像是在听天书。在我看来，那倒真真正正地是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的啦。不过话又说回头，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，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，雅颂之音的熏陶，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。就拿这《橘颂》来说吧——你再把它展开来看看啦。（复起立徘徊）

宋玉 （展开帛书，仍须展随卷）先生的意思是说：这依然保存着四字句的格调吗？

屈原 是的，除掉我在尽量采用民间体的兮字调之外，主要还是四个字一句的古板调子。这就像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，虽然奴籍解除了，而烙印始终是除不掉。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，所以你们的诗，彻内彻外，都是自己在作主人。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。

宋玉 这正是先生不断发奋、不断学习的精神，我今天实在是领受了最可宝贵的教训啦。先生这首《橘颂》是可以给我的吧？

屈原 当然是给你的。我为你写的诗，怎么会不给你？

宋玉 （拱手）我实在多谢先生，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便要朗读一遍。

屈原 倒也不必那样拘泥。就诗论诗的话，也并不怎么好，总之你存心学古人好了。

宋玉 多谢先生的指示，不过我总想学先生，像伯夷那样的人我觉得又像古板了一点。殷纣王本来是极残忍的暴君，为什么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？诛锄了一个暴君，为什么一定要去饿死呢？这点我有些不大了解。

屈原 讲起真正的史实上来的话，这里倒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到园子里去走走，一面走，一面和你细谈吧。（步下亭阶，宋玉随后）照真正的史实上来讲，殷纣王并不是那么坏的人啦。特别是我们楚国，本来是应该感谢他的。我们楚国，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。殷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，他们父子两代费了很大的力量平定了这南方的东南夷，周人便趁着机会强大了起来，终竟乘虚而入，把殷朝灭掉了。我们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时都受着压迫，才逐渐从北边迁移到南边来。北边有个地名叫着“楚丘”，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，那就是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了。假若没有殷纣王的平定东南夷，我们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来立脚，我们的祖先怕都化为了周人的奴隶呢。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，自然要把殷纣王说得来特别坏，造了些莫须有的罪恶加在他的身上，其实他是并不那么坏的。伯夷要反对周武王，也就是证明了。

宋玉 啊，先生这样的说法，我真是闻所未闻，真是太新鲜，太有意义了。

屈原 不过这些古事，我们现在尽可以不用管它，像伯夷那种气节，是值得我们景仰、学习的。他本来是可以做孤竹国的国君的，但他把那种安富尊荣的地位抛弃了，因为他是明白，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还有比那做国君更尊贵的东西。假使你根本不像一个人，做了国君又有什么荣显？是的，在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的时候，伯夷也尽可以不必死，敷敷衍衍地过下去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话的，更假使他再迁就一下，周朝的人或许还会拿些高官厚禄给他。但他知道，那种的高官厚禄，那种的苟且偷生，是比死还要可怕。所以他宁愿饿死，不愿失节，完成了他的一个“人”。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你懂得我的意思么？

宋玉 我此刻弄明白了。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，更加觉得伯夷这个人是值得尊敬。

屈原 在这战乱的年代，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。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，在和平里生了来，在和平里死了去，没有什么波澜，没有什么曲折。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，要做出一个“人”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。在应该生的时候，只是糊里糊涂的生。到了应该死的时候，又不能慷慨慷慨的死。一个人就这样糟蹋了。（稍停）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，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，希望你，也希望我自己，拿来做榜样。我们生要生得光明，死要死得磊落。你懂得我的话么？

宋玉 我懂得了，先生。

屈原 好的，我的话也说得太多。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，我们再到外面的田野里去走一会儿吧。

宋玉 我愿意追随先生，请先生把金猊交给我抱。

屈原 不要紧，我抱着它好了。

〔二人徐徐向外园门走去。

〔此时婵娟导上官大夫靳尚入场，婵娟年十六，靳尚年三十以往。

婵娟 （趋前，呼屈原）先生，先生，上官大夫来了。（屈原与宋玉回身）

靳尚 （趋前向屈原行拱手礼）三闾大夫，我一早便来打扰你来了。

屈原 （将金猊交与宋玉，忙忙答礼）承蒙你光降，我们是很高兴的。让我们到前面客堂里去坐吧。

靳尚 不必客气了，这儿满好。我也很忙，有点事情要和你密谈一下，这儿好谈话吗？

屈原 只要你不介意，当然好谈的。（向宋玉与婵娟）你们两个可以下去。

〔二人应声，鞠躬后向左侧园门走去，将下。

屈原 宋玉，你再转来。（宋玉回转身来）我书案上有一篇文稿还未缮写，你去把它缮写好，我回头再来校阅。